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韓非子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初見秦

樾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葢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葢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

聽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樾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絶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

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亦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

趙危而荆狐疑

樾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荆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顧氏廣圻韓非子識誤並謂當從之然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下不能盡其民力

樾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樾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兵師道補曰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何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兵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樾謹按運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幷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能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運義不可通顧氏識誤斷運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運讀曰𡚁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樾謹按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存韓

樾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賢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多臆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竝以則韓爲非蓋以上文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

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弟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以爲既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又下文云韓秦强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檝謹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衍子字義不可通

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㤥然若居濕

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樾謹按舊注讀虛處則㤥然五字為句訓㤥為妨謂

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

虛處乎居也則㤥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為

句㤥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視舊讀為

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

衍也今按此當以虛處則㤥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

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

走則發矣爲何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竝曰極讀爲亟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君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竝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 難言

樾謹按舊注曰非罪爲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

即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桀疊
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
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周禮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即此
刑也字又作矺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
曰矺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燮臣

檝謹按威字衍文也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
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
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

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畜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云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主道

樾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

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己應則執其契事己構
則操其符

樾謹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
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
殊不可通兩增字並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
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有度

樾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舊注曰
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

是其所據本未誤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樾謹按勢當作暬國語楚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注曰暬近也暬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暬

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樾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

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

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

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此未達叚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

樾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

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

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故刼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樾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樾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見好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

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揚摧

樾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樾謹按舊注曰溶閑漫之貌下文動之溶之注亦曰

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爲搈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動之溶之卽動之搈之也動搈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樾謹按累解乃疊韵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竝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爲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

者豈不爲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

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失之

下操度量以割其下

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舊注云故上必

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墳其淘淵毋使水清

樾謹按顧氏以本字爲衍文是也下句淘字盖亦衍文舊注云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眾不釋淘字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拔蘩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神墳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淘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拔則更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八姦

樾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刼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人之不知所道成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道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克之 十過

樾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

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

爲治孤憤

樾謹按其脩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脩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脩士三字則此文專屬脩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說難

樾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己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智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强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

合爲說宐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樾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姦劫弑臣

樾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

非論得不得也葢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
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樾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
耳下文曰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
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
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
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卽可以也墨子尙賢篇曰

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並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幾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讓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七欲

樾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變褊而心急

樾謹按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叚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故桃左春秋曰 備內

樾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盖即檮兀之異文楚之檮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檮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誣主 南面

樾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飾邪

樾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

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迎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强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樾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

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淩瀛初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解老

樾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樾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

設炮烙 賴老

樾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墬火中紂

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丘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丘酒池肉圃爲格格卽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卽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

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丘
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
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
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

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樾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臧獲
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　說林上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
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說
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踶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踶馬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

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

因攢而雜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欑荀子賦篇欑以爲父楊倞

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

說文金部鐕可以綴箸物者簪即鐕之叚字亦或作

撍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撍是也古本簪字當亦

作撍傳寫因誤爲攢矣

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

效之 內儲說上七術

樾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

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

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蛇蠶似

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

握鑑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臣請使王遇之遇

樾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并刪乃字均非其舊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漼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罪也商子去强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
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

樾謹按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過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文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

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雖讀爲雖此亦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

樾謹按輒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閒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遂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樾謹按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

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
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樾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
吾藏本作誠顧謂誠不句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
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白馬
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內儲說下六微
樾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

甯懷刑之足恃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

古人以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樾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樾謹按入字衍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爲之諸侯乎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樾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鄙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樾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

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外儲說左上

樾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衞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

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錘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遥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錘則不可通矣

請無以此爲稽也

樾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趣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

作旨孟子告子篇願問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卽尙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與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

傷者之毋立泣

樾謹按立字不當有葢卽泣字之誤而衍者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

樾謹按踈當作踈卽迹字也迹籀文作速此變作踈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踈其上寫

者依今字作迹而跡字失不刪去遂誤例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跡也

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

檝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為不盡句釋車而走不盡即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蓋為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贐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樾謹按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問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

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外儲說左

樾謹按舊注曰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此曲說也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跀足者爲跀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跀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刖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樾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卯即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

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難三篇云孰與曩之孟嘗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甿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葢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樾謹按舊注曰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刖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

墾草仞邑

樾謹按仞當作刱謂刱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曰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仞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刱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賑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外儲說右上

樾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樾謹按已字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

載此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芑爲韵芑子爲韵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韵矣當以此爲正

左右有欒子者

樾謹按欒子卽蘭子也欒與蘭音近說文門部䦨妄人宮掖也讀若闌卽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卽䦨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欒爲之矣

愼而言也人且知女

樾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愼而言也人且和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爲韻下文云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臧與行亦相爲韻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韻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樾謹按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㠯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爲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外儲說右

樾謹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閒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

五苑之草著

樾謹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著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

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木著地而生也殊爲曲說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樾謹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㝵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歳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酈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亦失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樾謹按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

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叚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難一

樾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

是子言分謗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鄒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

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列子之言非分誇也
盆誇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甕叔處干而干亡難二

樾謹按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釋
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
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
葛絺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
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武
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
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為西吳故以別

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卽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難三

樾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道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羼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難勢

樾謹按缶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捌川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　說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　晉字衍文顧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爲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

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樾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君失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

樾謹按法字衍文傳當爲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向皆賢王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删去身字失之矣

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疏使

樾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蟲爲順辭於前者

樾謹按蟲乃蠱字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卽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

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

樾謹按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㮚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梛壯檀弓作梛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

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
作臧矣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六反

樾謹按美乃質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質亦可抉矣
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質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
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

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
也

樾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揆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
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

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　律撰賊之撰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撰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撰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𥻦引左傳𥻦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撰耳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　八說

樾謹按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曰不可先以愛養之非是

醫曰詭 八經

樾謹按醫字無義趙本作緊亦非也醫當作翳翳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識誤見功見罪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

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樾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墮而請兵矣 五蠹

樾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末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初非幷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

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曰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求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求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求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樾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

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樾謹按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曰串本作患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頡學

樾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

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樾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卽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

少儀篇申之而拖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通并不必破為諸矣俞氏以者字為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一

乘鸞輅孟春紀

樾謹按鸞本作鑾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鑾輅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鑾輅也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鑾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鑾字

竊注文不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鑾在鑣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樾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沅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其說是也然畢氏原文實衍公字其上文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

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
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
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者涉下文卿
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
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
夫水之性淸土者抇之故不得淸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抇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
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注曰抇亂也抇
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抇之本作
物者滑之高注抇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

篇混淈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卽其例矣骨濁也

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淈同故有濁義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

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

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

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晵失之終身不復得晵己

樾謹按高注曰晵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

說文無曙字日部暏旦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蓋暏即睹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謂之曙故旦即謂之曙矣

夫弗知愼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未始有別也可不即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叚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正與此同

壽長至常亦然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

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 貴公

樾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若然則不簠不簋不籩無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剅廣雅釋詁曰剅裂也玉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剅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剅字故段豆爲之亦或段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羝王氏念孫讀脰爲剅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 仲春紀

樾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 貴生

樾謹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釋之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

則爲句 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誼故其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並失其誼耳本生篇曰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

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樾謹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

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惜欲

樾謹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

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 當染

樾謹按黃字衍文蓋卽寅字之誤而衍者墨子所染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樾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樾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應且既言帝王亦然而下即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葢卽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

誤爲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

缶醢黃蜹聚之有酸 句名

櫆謹按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蜹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蜹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蜹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蜹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櫆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

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令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若是者信反卽其例

及其天年 先已

樾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止作夂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樾謹按皇讀爲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

凱傳曰遑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也高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樾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苦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

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論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氏不知人爲仁之叚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

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圜道

樾謹按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躓礙之謂然則不刑蹇者不躓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躓礙也是圜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慎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慎事也文法並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

必使之方

樾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肎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圜道其大旨以爲主執圜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卽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並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

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圜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䙡孟夏紀

樾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然既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行

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尚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為衍也

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勸學

樾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丘大

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爲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爲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証徙

樾謹按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

見權親埶及有富厚者

樾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權埶及富厚者可知

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

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樾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樾謹按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

中爲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大樂

樾謹按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開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樾謹按大疑夫字之誤

先聖擇兩法一

樾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見篇覗釋天下若釋躧注亦訓釋爲棄是其證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樾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卽民也旣言民又言國人於義複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樾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

樂也上樂字並禮樂字下樂字並哀樂字高氏以非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耆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樾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

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適音

樾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樾謹按高注曰嫌聽譬自嫌之嫌此注必有誤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爲慊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太小則志慊於義正合

以危聽淸則耳谿極

樾謹按高注曰谿虛極病也殊不成義谿疑谻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谻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谻郭注曰窮極倦谻疲

憊者也是𠫵極義同並有病義

乃之阮隃之陰　古樂

樾謹按阮隃本作阮陯阮讀若昆說文𨸏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𨸏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卽可借爲昆侖者侖之借字阮陯卽昆侖也因陯誤作隃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倕作爲鞞鼓鐘磬吹苓管壎箎鞀椎鍾

樾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鞞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卽承此文而言此言鞞鼓不言鼓鞞故言鐘磬

不言擊鐘磬則若上不得有吹竽明矣蓋即涉下文而衍

罰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樾謹按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尚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即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至因又誤爲淫耳

土潤溽暑　季夏紀

樾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溼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羼入暑字并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

以將陽氣

樾謹按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𢪏扶也𢪏與將通

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樾謹按高注曰亟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留獄訟以亟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候人兮猗 音初

樾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並用

涉漢梁敗

樾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四面不出周郊[制樂]

樾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樾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間不應有星字

寒暑則不當[明理]

樾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

人民淫爍不固

樾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

婁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楫

樾謹按高注曰楫林木也然楫之爲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欇字之誤說文木部欇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欇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

有鬼投其陴

樾謹按高注曰陴腳也音楊子愛骭一毛之骭然陴

不訓腳亦不音骭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螟集其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𨸏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按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振亂

樾謹按高注曰攻伐欲附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誤耳

自令單脣乾肺 禁塞

樾謹按自令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爲燀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歙傳注燀灼也然則燀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燀猶彼言焦

令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樾謹按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令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伐與疾鬬爭同誼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樾謹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

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守皆有是有非也弟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

救守不可取

樾謹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注蓋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所取字爲取而有之殊失其指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

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爲衍文故具論之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

樾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第一句第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

幸也據此則弟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弟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弟一句衍厲字弟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論威

樾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

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今誤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 簡選

樾謹按高注曰兩技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叚而爲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叚而爲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決勝

檝謹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即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愛士

檝謹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款門而謁者即陽城胥渠其日

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為之請也故董安于曰請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即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為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為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為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為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 季秋紀

樾謹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高注曰天子尚武乃服

猛厲之狀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爲是其明證也廣字

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復正矣

於是翦其髮𨟻其手 順民

樾謹按𨟻未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

廣川長書引此亦作𨟻音酈似當從磿得聲舊又注

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磿恐是磿字之誤今按畢說

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磿後人音磿爲酈遂幷正文磿

字亦誤加阝旁而磿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磿

者櫪之叚字說文木部櫪櫪撕柙指也韵會引繫傳

曰謂以木柙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

罪人交臂歷指是也此云磨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篇刃若新鄭硏高注曰鄭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贍者

樾謹按愁悴卽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𪑱省聲籀文作𥤚不省火部𪑱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書律厤志曰秋䵷也古讀卽存乎聲秋之訓䵷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叚借之例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願也

樾謹按徼天下之衷句絕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

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益言願令如此也作今者誤

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知士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

國策無少字

故子路捽雉而復釋之 當己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夭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即關尹子之意蓋捽雉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

已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己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伐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卽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皆鄉里之所釜鬵者而逐之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遏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

子兄之不悌弟皆悍耕稼採薪之勞不肎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䰛者而逐之又視名巨大墓葬之厚者求金使居以微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此云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䰛者而逐之卽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

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

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並無鄰字
足徵此文之衍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並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
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
訓爲比迂矣

其主俗上也不足與舉 異寶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令
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
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

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亦或作舉傳寫誤合之因爲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爲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氏訓適爲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

樾謹按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 (異用)

樾謹按搏杖卽扶杖也搏扶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是其例矣

無發盍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盍藏起大衆地氣且泄 (仲冬紀)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

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譌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尚可訂正說詳羣經平議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秫稻麴

穰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秫稻麴蘗湛饎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至忠

樾謹按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即承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樾謹按大怒不說於文似複而非複也說之言解也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

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　志廉

樾謹按高注曰出猶去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當務

樾謹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

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並與不可以同

覓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長見

樾謹按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即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違皆叚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 誠廉

樾謹按在字無義疑任字之誤

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樾謹按並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不長

樾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

公孫宏曰敬諾

良人請問十二紀序意

樾謹按高注曰良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

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

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樾謹按大圜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卽曰字也尚書洪

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古爰曰通用爰有部曰有耳

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用公

樾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二